四庫全書

子部

子部三十六

雜家類存目三

事始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書皆推原事物之始雜引經史如以太師始於呂望考之尚書箕子已先爲之則非周始也又如開府儀同三司謂始於漢代考漢建初三年使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同三司自此始延平元年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

之號自此始而皆不云開府至魏黄權乃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蓋漢制惟三公開府至魏始有開府儀同三司之號是編混而一之皆失精審又如檀弓載乘邱之戰乃士有誄之始非自是而始有誄引爲誄始亦殊疎舛案郡齋讀書志載唐劉將孫事始三卷晁公武謂分二十六門與此本體例不合又載蜀馮鑑續事始十卷卷數尤不相應此本所引皆唐以前書疑後人抄撮類書中所引劉將孫書湊合成帙也

釋常談三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陳振孫書錄解題曰續釋常談二卷秘書丞龔頤正養正撰案王楙野客叢書作二十卷此蓋譌脫十字昔有釋常談一書不著名氏今故以續稱凡常言俗語皆著其所始然則此書之作在龔頤正之前當出北宋人手矣原序稱隨目註解總得二百事而此本僅一百二十六事殆後人病其冗濫有所刊除歟明謝肇淛文海披沙云釋常談一書作者不著名氏其中援引蕪陋極有可笑至以鸞爲

右軍筋爲趙達盲爲小冠子夏瘦爲智囊醉爲倒載貪食爲彈鋏五遷爲盤庚子死爲喪明聾爲鞋纊皆謬誤不經似村學究所爲其引負荊一段尤似打鼓上場人語也云云今核其書如謂程普爲程據謂夫婦不睦爲參商謂戴帽爲張蓋卸帽爲傾蓋謂鳳兮鳳兮爲孔子之語謂屣步爲不乘鞍馬謂膏肓之疾爲晉悼公謂秦醫爲盧醫謂董宣封強項侯謂飲酒燭滅爲絕纓謂自稱巳善爲自媒齊東之語展卷皆是尙不止肇淛之所摘而災

樂禍幸災流傳五六百年亦事之不可理解者矣

別釋常談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中引中庸冠以禮記知爲宋人稱齊桓公爲威公知爲南宋人故所徵引如蘇軾東坡集蘇轍欒城集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之類皆至北宋而止也以先有釋常談續釋常談故以別釋爲名其淺陋鄙俚亦與二書相等摘之不可勝摘也

肯綮錄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宋趙叔問撰叔問自號西隱老人其始末未詳以宋宗室聯名字推之蓋魏王廷美之裔也是書首辨俚俗字義於陸法言唐韻注中摘錄以備考證然唐韻爲孫愐作法言隋時人所著乃切韻非唐韻開卷先誤又謂孟子名應讀口箇切不知韓愈石鼓歌正押平聲其他辨証亦多説部習見之文無可采錄

古今考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有周易要義已著錄是書前有

自序稱即漢紀隨文辨理作古今考然惟前二十餘頁摘漢書高帝紀中名物稱謂字義音釋略爲辨論與序相應自東坡胡麻賦以下皆雜記他事註曰以下雜識諸條附考方回所補了翁古今考仍以原書爲第一卷無此諸條知爲後人以篇頁寥寥不盈卷軸竄入他文以足之陳繼儒秘笈所載大抵此類也

正朔考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魏了翁撰其書力主周行夏時之說首舉豳風

七月詩次考六經及先秦古書與歷代正史所書之月皆為夏正而以改時改月為世儒之臆說凡三篇考之周禮正歲正月並見於經所謂正歲者兼用建寅以便民所謂正月者則專用建子以頒朔故一王之制而兩正並行經典時有異文蓋緣於此了翁不考左傳王周正月之文及春王正月日南至之類而掁其兼用之文為周行夏時之證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矣

讀書雜抄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魏了翁撰其書多辨證經義之語若引左傳或濡馬褐以救之注褐馬衣遂謂馬有衣不知馬衣即馬被具猶之宋人以馬被具爲馬甲耳非別有衣也春秋正義引服虔說謂馬鬣纓爲索帬豈古者馬亦別有帬耶此類皆隨文生解不得經意其謂哉生魄當作霸霸魄二字有異昭爲部音不始晉諱則皆有合於說文之旨蓋隨筆劄記之書不及一一考證故不能一一精核也

搜采異聞集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丞亨撰諸家書目皆不載惟明商維濬稗海中刻之今考其文皆剽取洪邁容齋隨筆而顛倒其次序其中濮安王子宗綽藏書目錄一條尚未及改去忠宣公字又兄公一條亦未及改去余奉使金國字蓋明季士風浮偽喜以藏書爲名高其不能真得古書者往往贋作以炫俗其不能自作者則又往往竄亂舊本被以新名如是者指不勝屈此特其一耳

續古今考九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金元好問撰考好問著述存者有遺山集中州集續夷堅志佚者有壬辰雜編此外諸家著錄別無他書此編莫省所自來前有永樂四年解縉序詞意凡鄙殊不類縉文其論晉書以十六國爲載記不若東都事畧以遼金夏爲附錄決非金人之言中間屢引困學紀聞文獻通考案王應麟生於宋寧宗嘉定十四年辛巳其作困學紀聞据袁桷序應麟時年五十餘歲當在咸淳末年好問卒於憲宗七年丁巳即宋理宗寶祐五年是困學

紀聞書成在其歿後二十年通考雖成於宋末元初其刊行於世則在元英宗至治二年在好問歿後又六十餘年皆不應預爲徵引至解論語冇婦人焉引來集之樵書又引顧炎武語皆明末國初之人解中庸屋漏引陳司業之說今見陳祖范經咫中祖范薦舉經學賜國子監司業銜事在乾隆十六年則此書直近時人所爲本可不著於錄以其託名古人故存而辨之不使售欺焉

菁齋讀書錄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周洪謨撰洪謨有羣經辨疑錄已著錄是書卷首一行題南皐子述篇中皆自稱南皐子前有正德丁卯陳旦引詞云是文安先生精神心術所在羽翼經傳闡明意義最爲精切惜篇帙首尾俱未載姓氏恐歲久傳疑敢引其大畧於端今觀上卷中如黑水和夷諸辨頗見攷据三皇制器諸論則義甚平淺下卷辨論周正凡十餘條力主蔡氏改時不改月之說反詆孔鄭爲非極爲博辨至於傳

公二年春正月日南至之文夏正必不可通則直斷以為左氏妄意增改可謂不顧其安矣其他論伯牛非患癩之類亦皆純以臆斷不足與辨也

兩山墨談十八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陳霆撰霆有唐餘紀傳已著錄是書考証古籍頗為詳贍而持論毎涉偏駁如據國語王子晉厲宣幽平之言謂周宣與厲幽平相等謂許衡姚樞不當仕元謂至正二十六年即當削元之統皆乖謬殊甚又輕信小說如紅線蘇小妹之類並引為

故實至於據政和縣志所載余應詩以元順帝爲

瀛國公子益荒誕矣

灼薪劇談二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朱承爵撰承爵字子儋不知何許人其書作於

正德癸酉因臘月大雪與朋友擁爐夜話錄而成

編故以灼薪爲名然雜抄唐宋說部之文如余遊

褒禪山一條全錄葉夢得避暑錄話而註其末曰

余葉石林自謂也似乎節錄古書而彭淵材禁蚯

開井一條全錄惠洪冷齋夜話惟改使余跋其書

句爲使其宗跋其書又似乎冒爲已語者殊不解其何所取義裒此一編也殆書肆賈人所爲耶

古今原始十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趙釴撰釴字子舉一字鳴卿桐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此編皆考究事始提綱列目而採摭繁蕪漫無別擇又多不註所出其皇古諸條尤荒陋如燧人氏條下云立傳教臺註曰按教令始此軒轅氏條下云帝誓蒭蚩尤乃齋三日註曰此齋戒之始又云命風后爲侍中

註曰侍中官名始於此此類已極鄙陋又云黃帝內傳題籛鏗得於石室劉向校書得之註曰此作傳之始更幾於戲劇矣又伊耆氏蜡詞見於禮記郊特牲實非僻書乃列之女希氏下而註曰後世祭用祝文皆原於此不考殊甚至謂五經之外有四書始於明太祖則不足與辨矣

史綱疑辨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林有望撰有望字未軒桐城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四川按察司僉事是書裒集唐宋至明文集

說部考辨之文與論世之作不分門目唐宋僅十之一二明人居十之七八編次標目殊為蕪雜或附載詩篇尤無體例

千古辨疑七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陳錫撰錫字南衡天台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禮部員外郎其書皆辨證經籍疑義凡天文一卷地理一卷詩一卷書一卷律呂一卷春秋一卷大抵務博好辨而僅憑虛臆斷考證之處十不得一非根柢之學也

讀史訂疑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邵金傳已著錄是編乃其考證之文雖以讀史訂疑爲名而所言不必皆史事如鴻臚潤呲山龍魚水則糾明一統志疎漏鍾離令嫁前令女事則論自警編之失至於玉蘭花一條直農家圃史中語與史益爲無關蓋本筆記之流而强立讀史之目名實乖舛職是故矣

簡籍遺聞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黃溥撰溥鄞縣人黃潤玉之孫也仕履未詳是

書多紀明代軼聞亦間考証古事如謂胡一桂十七史纂要第三卷乃董閎之作張光啓宋鑑節要劉定之宋論邱濬世史正綱程敏政受終考皆未檢刻本所題誤引為胡說謂謝鐸尊鄉錄漏胡三省名辨秀州刺客為韓琦事記欒肇作四書駁引季康子問弟子好學一節辯君問稱孔子對曰之例辨元祐幸學詩同異辨金川玉屑集偽本三可疑論夾註書字本杜荀鶴詩辨金忠謚忠襄非易名之禮辨程端學集誤以佽飛都副兵馬使裴晟

爲古斬蛟之佽飛皆有依據而委巷叢談時復濫載如記明太祖謂六經爲五穀琵琶記爲珍羞記元順帝爲宋後記成祖纂修五經四書性命格言及古人行孝爲善事名永樂大典記成祖徐后迷其葬處賴老卒以朽木識之乃尋求而得謂戴員私遁捕得鎖貫肩骨而死謂明惠帝自田州解入京時其祖目擊謂楊士奇以昭字爲仁宗廟號以宣字爲宣宗謚乃以霍光之推昭立宣自比皆荒唐無據之談至記李淸照事一條云趙抃子婦一

條又云趙挺之子婦隔數頁而矛盾尤失檢矣

稗乘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萬歴戊午孫幼安得其本爲校正刊行其類凡四曰史畧曰訓詁曰説家曰二氏凡採用書四十二種然多所删削不載全文中間如陶九成元氏掖庭偽政一篇考孫作爲九成集序備列其所著之書並無此名蓋即摘輟耕録中數條别爲新名餘亦多隨意抄撮無可採録

常談考誤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周夢暘撰夢暘有水部備考已著錄是書卷首諸序皆稱常談考誤而其書題曰青谿山人文集以常談考誤爲子目蓋其初別行後又編入文集也其言皆辨世俗引用典故之訛而援據頗爲寒窘亦多舛誤又有不必辨而辨者如辨青雲非聖賢元語即仙隱蹤蹟今乃謂登科入仕爲青雲者誤是不知史記范雎蔡澤傳須賈有致身青雲之上語也謂程子表章大學中庸朱子合以論語孟子謂之四子宋時尚未以四子名是併眞德秀四

書集義未見也又謂明太祖以五經四書取士四書之名自此起是併元史選舉志未見也至辨太學石鼓非落星所化道士所居不可稱方丈尤嫌猥陋如爲讀書人辨則讀書人無謬至此者如爲不讀書人辨里巷訛傳觸耳皆是如劉克莊所謂滿村聽唱蔡中郎者可勝與辨乎

瑯琊曼衍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張鼎思撰鼎思字愼吾安陽人萬歷丁丑進士是編皆考證之文然皆抄撮前人之語其第四卷

專解周易多褋錄李氏易解及劉牧鉤隱圖蘇軾

楊萬里易傳語而皆不辨論其是非葢錄以備檢

之冊其後人繕寫成帙非其本志也

粃言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鄭明選撰明選字侯升歸安人萬歷己丑進士

官至南京刑科給事中是編皆考證之文而舛陋

特甚如辨西王母但引山海經是併爾雅及穆天

子傳均未考也辨飲馬長城窟行謂見蔡邕集是

併玉臺新詠未考也辨接䍦引世說曰接䍦今之

襴衫世說實無此文是併世說未考也辨望羊但引釋名是併家語未考也辨羽化引柳公權語是併晉書未考也辨諱丙爲景始於六朝是併唐書未考也其他舛誤顛倒者不可以殫數覼所徵引者不過韻會事物紀原之類而遽欲攻詰古人宜其動輒自敗矣

升庵新語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宇編宇字永啓閩縣人萬歷庚戌進士官至山東提學參議是編抄撮丹鉛諸錄存其什一而

所擇又不能精原書具存此爲蛇足矣

學林就正四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陳燿文撰燿文有經典稽疑已著錄燿文在明季諸人之中頗能考證所作正楊集攻丹鉛諸錄之譌雖詞氣叫囂有乖大雅而疏通引據尚不失精詳此書則聚諸駁雜異說詆呵聖賢如引慕容盛之論比周公於曹操之流據汲冢書之文誣文王以商臣之事小言破道莫甚於斯若夫南宋諸儒力分門戶或不免主持太過不得其平如抑蘇

軾詆岳飛之類誠不愜人心是非之公隨事辨正未爲不可耀文必以張栻晚得異疾指爲僞學之證則深文苛索有意求瑕將伯牛之歌芣苢亦爲內行不謹乎又若許衡隸籍河南已非宋土中閱金源一代相距百有餘年而乃責以仕元曲相指摘是東晉之士當越三國而宗漢朝北宋之人當隔五代而心唐室其吹索無理益乖剌不足辨矣

玉唾壺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一槐撰一槐錢塘人萬歷末官臨淄縣知縣

此書即其在臨淄時所作皆辨證經史之言前有自序謂書之杇牆欽之啞壺滿而刪脫因以名焉其中如據東坡龍井題名記跋知其嘗三遊赤壁據爾雅食苗心曰螟駮韓文根節之螟何爲誤亦間有考訂至如謂蘭亭序曾字作僧乃原作立人鈎進行裏後人臨摹誤加而不知爲徐僧權押縫題名權字滅而僧字存又以馬明王爲蘭陵王又以王勃文落霞爲鳥名又以曹娥碑幼婦爲昌口改絶妙爲絶唱則穿鑿太甚矣

戲瑕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錢希言撰希言有劍筴已著錄是書皆考證之文其名戲瑕者取劉勰所云尹敏戲其深瑕義也然此語出文心雕龍正緯篇戲字頗無義理故朱謀㙔等校本皆以爲訛字之訛其說不爲無見希言以其新異採以名書亦好奇而不顧其安矣書中頗以博識自負而所言茫昧無徵如婦人纏足一條不知秘辛爲楊慎僞撰已爲失考復云余見一書稱纏足始於帝辛妲己妲己狐妖故纏其足

此說最古要必有據云云東方朔一條稱又見一書其母夢太白云云不知一書者竟何書也又如稱姬一條引宋玉高唐賦有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語謂婦人稱姬在周以前不知此正周末寓言神女賦改正王玉二字引淩初成核刻謂沈括夢溪筆談無此說而不知實出姚寬西溪叢語古人姓名一條謂馮驩一稱馮煖韓憑一稱韓朋荀卿一稱孫卿匡俗一稱康俗不知卿姓因漢宣帝而改俗姓以宋太祖諱而改非其本字洗㵎一條謂

唐人仲子陵賦用泉魚二字出吳志而不知本老子淵魚二字避唐高祖而改古人墓文一條謂孔子季札碑古法帖中止嗚呼有吳君子六字則併誤記淳化閣帖矣至於因粉奩名多羅而解顧甄遠詩多羅少年爲粉少年因七月爲蘭秋而解王勃文蘭燕爲七月燕尤爲穿鑿附會惟引陸龜蒙詩證宋玉眞有微詠賦引柳宗元劉禹錫集證薑芽帖辨褚遂良所作司馬遷妾隨淸娛墓碑可疑引梁書證梁皇懺郗后化蟒之妄引陳鴻長恨歌

傳證說郛飛燕外傳之贋托以及記瑯嬛記出桑懌集柳志女紅餘志皆出好事偽託葉晝偽造李贄諸書顧氏詩史本唐汝詢作諸條差可資參考耳

析酲漫錄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懋仁撰懋仁有年號韻編已著錄是書成於萬歷壬子大意欲以考証見長而招撫殘剩多無根據蓋學楊愼而不成者也如謂對牛彈琴爲俗諺引李石面牛鼓簧爲證不知此漢牟融理惑論

中所載公儀休事今在宏明集中非諺語也謂鬭百草始於周引申培詩傳爲証不知爲豐坊僞作也謂西王母爲國名是矣而曰漢武時西王母必其種落不知漢武內傳所云西王母實造爲神仙之說非如舜時貢環而來者也謂高似孫緯畧誤以燒香爲始佛圖澄是矣乃不引博山香爐證始於漢而引法苑珠林由余對秦穆公燒香供佛是以釋氏妄談執爲典故也其引周穆王於五臺山造寺供養文殊証佛寺不始於漢病亦同此其尤

無訒者如云人知左太冲十年乃成而不知張平子二京賦成亦十年又云人知始皇博浪沙中爲盜所驚大索十日而不知蘭池爲盜所窘大索二十日又云人知斷機教子有孟母而不知斷機屬夫有樂羊妻此與徐渭路史載劉歆爲劉向之子以爲異聞同一弇陋觀其於諸書之中最推重韻府羣玉可知其學問所由來矣惟辨逼幽記之李伯禽在貞元五年必非李白之子與引釋名駁太平御覽過所之誤差可取耳

雅俗稽言四十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明張存紳撰存紳字叔行號見其華容人天啟中由貢生官蒲圻縣訓導是書抄撮雜說凡二十門自序謂從先借讀書幾破萬卷殫三十餘年之力七易其稿前列引用書目千餘種多唐以來所不著錄大抵抄自類書子虛烏有又或標其篇名爲書名顛倒錯亂不可縷指其凡例一條云出處書目有既揭總名而篇章亦復錯出如曰禮記矣又出王制坊記曰緯書矣又出元命苞援神契曰史

記矣又出貨殖滑稽曰升庵集矣又出丹鉛伐山之類非贅也要以詳其言之有稽云云則亦自知其叢脞矣

讀書考定三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㫤儒撰㫤儒字稺修湖北人崇禎中由廕生官光祿寺典簿是書分天象時令地輿人物仕籍行誼肖貌人事書籍法教方伎宮室飲食服飾器用花木品彙凡十七門每類徵引舊聞訂其訛舛亦容齋隨筆之支流然大抵多前人所已言如唐

明皇遊月宮及月中嫦娥之類不過詩賦家藉爲詞藻本無人以爲實事亦無庸紛紛詰辨也

事物初畧三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呂毖撰毖字貞九吳縣人是編成於崇禎甲申雜記事物俚俗語言之所自始然多剽取事物紀原諸書不足以言考證之學

俗語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錄古今諺語及方言標其原始凡經史小學諸書皆見援據其採自說部者並各註

書名於其下雖釋常言而考證頗近於古然如釋
大夫稱主引左傳及國語而周禮以主得民之文
反不見引則錄傳而遺經又釋郡君縣君引元品
官母妻四品贈郡君五品贈縣君然考漢武帝尊
王太后母爲平原君平原漢郡則封郡君之制已
始於漢又武帝封金王孫女號修成君修成漢縣
則封縣君之制亦始於漢是書僅載元品官則引
後而遺前又論音韻謂北人以步爲布爲方音之
謬不知周禮註酺步可以通讀春秋釋文莆圃之

圖一作布音是四音且可並轉況步布之通爲一韻不過讀有輕重耳此由昧於古讀故未得通方之旨也

緯略類編三十五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書皆取楊慎丹鉛諸錄稍顛倒竄亂其舊次抄合成編偽書中之最拙者蓋姦黠書賈苟且漁利之所爲而收藏家不及辨也

菰中隨筆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炎武

本精考證之學此編以讀書所得隨時記載旁及常言俗諺及生平問答之語亦瑣碎記入雖亦有足資參考者然編次不倫餖飣無緒當爲偶錄藁本後人以名重存之耳

救文格論一卷雜錄一卷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載吳震方說鈴中然皆炎武日知錄之文潘耒作日知錄序題康熙乙亥徐倬作說鈴序題康熙乙酉是日知錄已刻十年乃有說鈴不應剽剟割裂別立書名考毛先舒撰書有與炎武

札稱承示救文格論考古日知二錄云云則炎武原有此書別行於世後乃編入日知錄中此猶據初本刻之耳

別本潛邱劄記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書疏証已著錄此書有吳玉搢編次之本亦已著錄此本乃其孫學林所編前有學林識語云劄記卷一至卷六乃大父有疑即錄自爲問難之書其中有已校訂者有止存舊說而未校訂者或謂已校訂者自當付梓未

校訂者乃古人舊說似宜刪去學林以是皆先人
疑而未訂之義何敢妄加去取至卷五一冊乃仲
弟學機竭數年之力尋先人手迹陸續成帙不敢
漫爲分析惟依原本付梓以成先志云云蓋學林
尊其家學不欲一字散失故全錄舊文漫無體例
如卷一中突出一條云此自其勝場安可爭鋒又
突出一條云此書詎復須註徒棄人作樂事耳此
類至多當時不過以備簡牘之用乃一概錄之亦
復何取又六卷皆錄若璩之詩若璩學無不通惟

詞賦一道涉之甚淺凡所持論多強不知以爲知
學林錄而刻之適足以彰其短殊不及吳玉搢本
有條理故今以吳本爲定而此本附存其目焉

修潔齋閒筆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堅撰堅字青城無錫人是書凡三百餘條皆
雜論典故字義大抵從說部中錄出自序稱同邑
顧宸有辟疆園習察一書綴緝未竟復刺取數十
則以附益之今書中不加標識亦不知孰爲顧氏
之語也

天香樓偶得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虞兆漋撰兆漋字虹升嘉興人康熙初諸生是編乃其讀書所得隨筆纂錄分類編次爲天文地理宮室器用鳥獸蟲魚草木典制字學人事藝文十部中多蹈襲舊文其自爲考證者不過十之一二如論刀劒錄誤以宋廢帝爲順帝以楊玉夫爲楊玉論五代史唐莊宗立皇后劉氏事本紀與家人傳年月不同論劉禹錫詩自註二高字謂高門字既對曉鏡則亦似自高論孟子非餂於雪宮論

郭子章馬記誤收牛事皆爲確當而論五雜組野
蠶一條尤洞燭眞僞至於謂詩𢬵界有北用拾遺
記黃帝事不知王嘉正依託詩語謂鏡稱菱花未
詳何義不知飛燕外傳有七出菱花鏡事謂隋時
改丙爲景唐修晉書皆仍隋書不知丙字本唐諱
嫌名謂周邦彥十六字令當以明月影三字爲句
穿窻白玉錢五字爲句譏改明爲眠作上一下七
之非不知別作之歸十萬人家兒㒒啼亦是上一
下七不可歸十萬爲句皆失詳考至謂對子字父

始於蘇軾併忘曹子丹佳人一語即在本書之中

失於檢核其他所論天文多涉臆揣而孟姜女滴

血尋夫骨事更無徵不信矣

言鯖二卷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呂種玉撰種玉字藍衍長洲人是編皆訂正字

義考究事始亦宋人釋常談之類而語多習見又

往往昧其本原或反滋顛舛如謂今之路引本漢

之長境不知周禮亦有此法謂墓志有爵者稱公

無爵者稱君不知隸釋有後漢故民吳公碑謂即

時爲登時本唐戴冑語不知漢建安中焦仲卿妻詩已有登卽相和許語謂親家之稱始五代不知唐大歷中盧綸詩已有人主人臣是親家語謂排行起晉末漢人未有不知水經注載漢光武帝封諸姪巳德字聯名謂虎林稱武林先見晉書及漢地理志注非避唐諱不知作晉書之房喬注漢書之顏籀正爲唐人其尤謬者如漢武內傳王母命田四非答哥哥畢云云乃答哥爲句哥畢爲句哥卽古文歌字種玉不知漢人假借通用之法又誤

讀爲一句遂以弟呼兄爲哥哥語本於此亦太疏舛矣

事物考辨六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周象明撰象明有七經同異考已著錄是書自七經諸史至昆蟲植物凡分四十六類凡經傳註疏及子史百家靡不採輯亦閒附已說於各條之後此本猶出其手錄旁註塗抹多所改定其用力頗深中如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曰蕭字或爲茜鄭康成以爲取蕭祭脂之蕭象明義主後鄭所

見頗允至如禮記鄭註君陳周公子孔安國傳以為臣名衆明宗孔而黜鄭謂蔡仲之命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成王命君陳第曰懋昭周公之訓不曰率乃父周公之訓其非周公子可知則未免拘文牽義矣其他隨筆記錄亦鮮考核蓋勤於採摭而短於考證者也

天祿識餘二卷 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畧已著錄是書雜采宋明人說部綴緝成編輾轉稗販了無新解

舛謬之處尤多杭世駿道古堂集有是書跋曰錢
塘高侍郎以儒臣獲侍
先皇禁幄退而著書二冊題曰天祿識餘意謂延閣廣內
秘室之藏有非窮巷陋儒所得窺見者今觀其書
則笑騰言鯖豈足以當天厨一臠也迹其所徵引
辨說大半皆襲前人之舊一二偏解時有牴牾不
觀左傳注妄謂經皇爲冢前之闕不觀漢書注妄
引後漢紀以證太上皇之名不觀水經文選兩注
妄詫金虎冰井以實三臺不觀地理通釋妄分兩

函谷關爲秦漢其尤踳駁不可據者靑雲二字莆
田周方叔以爲有四解迺遂以隱逸當之聚頭扇
已見之金章宗詞詠（出歸潛志）乃謂元時高麗國始貢
銀八兩爲流本漢書食貨志乃引集韻以爲創獲
八米盧郎既見之齊隋兩書姚寛叢語云盡闕中
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取
數之多也黃山谷徐師川何嘗誤用乃用元微之
八采詩成未伏盧爲證是知一未知二也古人爲
學先根柢而後枝葉先經史而後詞章侍郎置身

石渠金匱獲窺八閒亦見之本而所采擷若此此可以徵其造詣矣其排斥士奇可謂不遺餘力然取此書覆勘之竟不能謂世駿輕詆也

畏壘筆記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昂發撰昂發字大臨長洲人康熙庚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書成於康熙戊戌前有昂發題詞稱自庚寅己丑間始隨筆劄記雖古人成說有裨見聞增長智識者咸掇錄焉間參以臆見云云其書皆考証之文大抵皆採掇舊聞斷以己意中

間如匡鼎說詩一條知西京雜記之僞而楊王孫名貴之類又引西京雜記爲憑孔叢子一條旣灼知其書爲依托而子思性無鬚眉之類又引以爲證葢愛博嗜奇隨文生義未能本末賅貫至於以泰山碧霞元君爲周武王女太姬之神陳敬仲奔齊奉之以來以西洋天主教爲秦始皇所遣求仙之八颿流海島奉之以去尤屬牽合臆斷矣

古今釋疑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國朝方履中撰履中字素北桐城人方以智之子也

此書皆考證之文一卷至三卷皆論經籍四卷至九卷皆論禮制十卷論氏族姓名十一卷論樂十二十三卷論天文推步十四卷論地理十五卷論醫藥十六至十八卷論小學算術各標題而爲之說履中名爻之子學有淵源故持論皆不弇陋然鎔鑄舊說以成文皆不標其所出其體例乃如策畧不及其爻通雅之精核也

螺江雜記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文嶽撰文嶽有大學偶言已著錄是書雜志

經史疑義如尚書篤信古文大學遵用古本皆守其師毛奇齡之說持論亦甚辨博然疎舛往往不免如謂漢元狩中造銀錫爲白金三品即官造假銀不知古人銀錫通謂之金漢時本無以銀交易之事非若後世之貴賤頓殊亦何所用其假造乎至論陸農師家世而謂通考所載佃曾孫遹爲又是一人不記世系不知遹即游之子其所作游文集跋語現存集中而以爲別一人尤失考之甚矣

知新錄三十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棠撰棠字勿翦歙縣人是書成於康熙丁酉每一事採集衆說考其原始參以論斷各爲標目略以類從惟不立部分耳採摭頗富而多不著所出大旨欲倣顧炎武日知錄然不過談薈樵書之流亞也

西圃叢辨三十二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田同之編同之字在田德州人康熙庚子舉人官國子監學錄是書雜採諸家說部分類排比皆因其舊文不加論斷故卷首題名不曰撰著而曰

纂集云

經史問五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郭植撰植字于岸古田人乾隆壬戌進士是編乃其主廣東粤秀書院時與諸生搜經史疑義設爲問答以考訂之大率皆注疏舊義且與毛奇齡經問雷同者亦復不少

掌錄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祖范撰祖范有經咫已著錄是書乃其劄記之文皆考証名義訓詁然大抵捃摭舊文罕逢新

義疑其輯錄諸書之說以備檢閱其門人轉相傳
爲因而刊行本非有意著書也
右雜家類雜考之屬四十六部四百三十四卷皆附
存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七

子部三十七

雜家類存目四

試筆一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歐陽脩撰末有蘇轍蘇軾二跋葢雜集其手書墨迹錄而成編故往往與六一詩話歸田錄語相出入考陸游渭南集有為楊元發跋東坡所書蘭亭記曰明窻淨几筆研紙墨皆極精良是人間之至樂六一居士嘗以是為自得云云今其

語正載此編中似非贋作惟蘇軾一跋凡猥殊甚決非軾語或刊是書者所依託歟

章中公九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晁陳二家書目及宋史藝文志皆未著錄卷首序云丞相惇性喜揮翰在政府時日書數幅予嘗見雜書一卷乃抄錄之蓋從其墨迹錄出前七則皆論書體源流及用筆之法惟第八則爲叙呂元圭幻異事第九則末署曰元祐六年十一月五日京口西齋大滌翁書元祐六年正

惇貶汝州時按東都事畧惇自汝州徙揚州提舉
洞霄宫以父老乞侍養歸蘇州其事宋史不載今
據此書所云大滌翁者當因領洞霄宫故以自號
而京口亦由汝赴蘇所經之路與東都事畧一一
相合知非偽託然惇人不足道併其書亦為世所
棄置矣

蒙齋筆談二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鄭景望撰商維濬刻之稗海中厲鶚宋
詩紀事亦曰景望湘山人生元豐元祐間有蒙齋

筆談今考其書乃全錄葉夢得巖下放言之文但刪其十分之三四而顛倒其次序維濬誤刻偽本又考景望乃永嘉鄭伯熊字見於陳傅良止齋集中其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太子侍讀宗正少卿謚曰文肅宋詩紀事既載伯熊詩於四十七卷中又據此書於三十七卷别出一鄭景望亦殊疎舛也

麟書一卷通行本

宋汪若海撰若海號東叟歙縣人靖康中為太學

生建炎中官至直秘閣知江州事迹具宋史本傳史稱若海豁達高亮深沉有度金兵至汴若海上書樞密曹輔請立康王爲大元帥及京城失守若海復述麟爲書以獻即此本也其書託麟爲喻以儷詞作韻語詭言鴟夷子授之蟠國侯大吉主用兵之是斥和議之非又言不當追回康王而勸欽宗以死社稷用意甚爲剴直因當時金人已破京城故不敢顯言而以廋詞寄其意後有鄧肅呂本中及其從父藻三跋明人嘗以此書及其圍城中

上曹輔書上尼瑪哈原作粘没喝今改正諸書合編為若游集此則别行之本陳繼儒刻入秘笈者也

捫蝨新話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陳善撰善字敬甫號秋塘史繩祖學齋佔畢稱字子兼葢有兩字善羅源人學齋佔畢稱福州人葢舉其郡名也其書攷論經史詩文兼及雜事别類分門頗為冗瑣持論尤多踳駁大旨以佛氏為正道以王安石為宗主故於宋人詆歐陽脩詆楊時詆陳東詆歐陽澈而詆蘇洵蘇軾蘇轍尤力甚

至謂轍比神宗於曹操於古人詆韓愈詆孟子譏讀論語甚至謂江西馬師在孔子上而於周邦彥訣頌蔡京之詩所謂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者則無譏焉善南北宋間人其始末不可考觀其書顛倒是非毫無忌憚必紹述餘黨之子孫不得志而著書者也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是書有二本其一本不分卷佚末有紹興巳巳善自跋一本分十五卷而無自跋此本作十五卷當即曾所言之第二本然實有自跋葢曾所見本偶佚末

頁耳

蕉窻雜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舊本題曰宋稼軒居士撰稼軒辛棄疾號也故凡遇宋字必加皇字於上以明其爲真棄疾作然書中乃引楊慎丹鉛錄王鏊震澤長語都穆聽雨紀談焦竑類林王世貞藝苑巵言其妄殆不足辨其所自增數條如謂木筆名辛夷芍藥一名辛夷云出山海經之類更爲無稽之談殆妄劣書賈鈔合明人說部詭題此名也

誠齋揮麈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宋楊萬里撰左圭收入百川學海中今檢其本實從王明清揮麈錄話內摘出數十條别題此名凡明清自稱其名者俱改作萬里字蓋坊刻贋本自宋已然百川學海在叢書中最有體要然且如此其餘固無足責矣

鶴山筆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魏了翁撰載陸烜奇晉齋叢書中末有海餘老人跋稱竹垞自粵游回鈔鶴山筆錄一卷

見瑯琊意必陳腐滿紙漫不省也近因箋註蘇詩試取檢閱則見辨核紀錄皆有真趣卓乎小說名家毛氏津逮既鐫其題跋而不及此想汲古閣中亦無此藏本也云云悔餘老人爲查慎行别號竹垞不知何許人疑爲竹垞之訛也然朱彝尊曝書亭集無此書跋而慎行補註蘇詩亦無一字引此書跋中辨核紀錄皆有真趣二語文義殆不可通恐不出慎行之筆烜又自跋其後云按唐宋叢書曾刻了翁經外雜抄二卷此纔及十分之三大段

相類而互有異同古人於說部往往歷年威書各種而後併歸一部此當是初本也察烜之意殆亦隱覺其僞而巧爲之詞其實即書賈剽經外雜抄僞爲之與烜所刻平巢事迹考鈔通鑑半卷者等也

螢雪叢說二卷通行本

宋俞成撰成字元德東陽人前有慶元庚申自序稱四十後即不應科舉優游黃卷考究討論付之書記囊螢映雪無所不爲塵積日久遂成一編目

曰螢雪叢說其書多言揣摩科舉之學而諄諄於假對之法以為工巧論皆迂鄙所記契丹祭文之事葢本孫奕示兒編不能糾駁其非仍述為美談尤齊東之語其解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二句謂過當宥而大者不在所宥故曰無大故當刑而小者不在所刑故曰無小又訓臯陶矢謨為射策之義皆穿鑿附會無可取也

宜齋野乘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吳枋撰枋字木方江陰人是書以野乘為名而

多涉考證其中如謂孟嘗君與孟子同時謂顏子之卒不止二十九謂吞東西周者非始皇皆有依據至論五帝非官天下而舉少昊之傳位於姪顓頊傳位於從姪嚳傳位於弟堯堯傳位於五世姪孫舜傳位於六世祖之從兄弟爲家天下之證其說過奇不中經訓矣前有自序稱其書本十卷燬於火後憶錄其一二此本祇十一條與說郛所載相同似又經刪節非完書也

木筆雜鈔二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無名氏撰前有小序稱息軫多年小有紀錄齋前有木筆一叢遂以名之云云其書載曹溶學海類編中今考其書皆宋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之文原書本二卷此本摘抄二卷別標新名又偽撰小序弁於首蓋姦黠書賈所為曹溶不辨而收之耳

吹劍錄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俞文豹撰文豹有吹劍錄外集已著錄此編作於淳祐三年癸卯前有自序謂取莊子吹劍首者

泱而已之語以名其書言無韻也然議論實多紕繆於古人多所詆訶如貶武王則拾蘇軾之緒論詆孟子則循李覯之謬詞斥諸葛亮爲不明大義不忠漢室亦本其兄文龍之妄說蓋文龍以此說取解於同文館故文豹述之也他若韓愈程子並遭掊擊又文彥博燈籠錦之事則獨信魏泰之僞書通鑑綱目帝蜀之辨則力攻朱子之特筆其妄誕無識殊爲悖理所謂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歟

碧湖雜記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陶宗儀說郛載之題曰宋謝枋得撰然宋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未知確出枋得否也書僅八條殆亦非完本矣第一條辨蘇軾老饕賦當作老餮此據說文貪財曰饕貪食曰餮之說似乎有理而實膠固說文所注特因左傳稱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因而分屬立訓耳考呂氏春秋稱周鼎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則饕餮本屬獸名獸貪食則有之

獸貪財則無是事觀字並從食其義可推通用爲

貪食之名於理無害不必執也第二條載湯思說

及曾季貍辨五臣文選注陶潛但書甲子之訛謂

按其甲子皆在宋未受禪以前其言鑿鑿可據此

書乃云劉裕自庚子得政淵明逆知晉必爲宋故

於二十年前先削年號以寓意其說尤迂謬不通

餘六條亦皆剿襲舊文罕逢新義

志雅堂雜鈔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周密撰是編分爲九類其文與所作雲烟過眼

錄癸辛雜識諸書互相出入而詳畧稍殊疑為初記之稿本經後人裒綴別成此書其間惟論殷玉鉞一條知元時劈正斧亦宣和內府之物為他書所未載可資考證耳

袖中錦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太平老人撰不著名氏其書雜抄說部之文漫無條理命名亦不雅馴蓋書賈所依托曹溶不考誤收入學海類編也

行約說十二篇兩江總督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諸家書目皆不著錄相其板式由宋麻沙本翻雕所徵引亦至南宋而止前有小引數行稱其祖以約自號所以垂訓後人爰取古人之可法戒者分類採錄一二而衍其說於左然不知以約爲號者何人也後有自跋題上章閹茂考宋度宗咸淳六年歲在庚戌則其人當在南宋末矣書分十三目曰身心曰學業曰幾務曰言語曰交際曰田宅曰器用曰服飾曰飲食曰珍貨曰婚姻曰喪葬曰奴婢每目之下各先衍其說後乃雜

引故實格言亦偶加評斷蓋家誡世範之流也

月下偶談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俞琰撰今核其文即琰所著席上腐談中摘錄數十條別題此名耳曹溶學海類編所收往往如此也

學易居筆錄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元俞鎮撰鎮字伯貞崇德人其書共四十九條多雜舉經史成語及前哲格言又頗斥佛老之妄其指頗正而詞意膚腐終不免鄉塾學究習氣也

春雨雜述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明解縉撰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永樂中官翰林學士出爲廣西叅議改交趾後爲漢王高煦所譖下獄死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論作詩學書之法謂詩當先除五俗後極三來謂書家用筆有擫捺鉤抵揭拒導送當盡其妙於毫釐鋒穎之間又自漢晉以迄宋元撮舉能書姓名各紀其源流授受然多從詩話書譜中抄撮而成罕逢新義又逐條標題重複漫無體例疑或出於

依託也

海涵萬象錄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黄潤玉撰潤玉有四明文獻錄已著錄是書乃潤玉孫溥錄其平日言論分四十類其中間有新意然舛謬者多如引禮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則世世祖是人遂謂宋太祖當居始祖廟其祖父宜另立六廟信如此言則周之后稷不當居始祖廟武王不當列二世室矣其說甚謬又謂春官大司樂其祭祀之樂不用商聲朱子與蔡西山俱不

說出桒周禮太師曰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
則周未嘗不具商聲且大司樂曰凡樂圜鍾爲宮
又曰黄鍾爲角乃謂黄鍾爲夷則宮之角又曰太
蔟爲徵姑洗爲羽乃謂林鍾宮之徵及羽非謂圜
鍾之宮止有角徵羽三聲而闕商聲也後韓邦竒
苑洛志樂論之甚詳潤玉未詳考經文也又謂周
禮别無北郊之文其北郊字出緯書桒天官内宰
文曰中春詔后帥外内命婦治蠶於北郊何嘗無
北郊字耶又謂爾雅有不律聿之文謂蒙恬始造

筆證非周公之作不知蒙恬造筆事出張華博物志小說雜書不足爲據曾語有以死舊筆之文固在張華先也如此之類頗傷舛駁至所載羅銓賂交東楊求陞都御史諸條尤語涉恩怨益不足徵信矣

古穰雜錄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李賢撰賢有天順日錄已著錄是編乃所著筆記間抒議論而述時事者爲多中多不滿三楊其謂李時勉自仁宗譴怒以後不復直言自王振誣

搆以後即乞歸有明哲保身之義亦頗著微詞三
楊固時有短長若時勉恐非賢所能議也其自稱
土木之役隨軍過鷄鳴山時欲邀三五御史以一
勇力之士捽王振而碎其首於帝前即挾駕還大
同欲謀於英國公不得云云恐亦文飾之說耳

瑯琊漫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文林撰林字宗儒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官至
温州府知府是書雜記瑣聞逸事閒亦考証經史
凡四十八則無甚可采其三皇一條至謂司馬貞

祖邵子之說而成本紀則唐宋不辨矣

三餘贅筆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都卬撰卬字維明號豫菴吳縣人太常寺卿穆之父也穆官工部主事時封如其官年已八十餘姚王守仁爲作壽序今附錄卷末是書雜錄見聞亦間有辨論然多摭拾舊文其引唐六典解世俗長功短功之名未免附會古義謂鄭本伯爵春秋書爵非貶目必敵人之名故書曰克決非其弟尤悖謬之甚惟論鄧攸殺子不情朱子不當載之於

小學書中頗爲有見及陶九成著書呂洞賓始末趙緣督姓名宋高宗作幽閒鼓吹數條差資考證耳

損齋備忘錄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梅純撰純夏邑人成化辛丑進士太學題名碑作南京京衛人蓋純爲洪武中駙馬都尉梅殷之元孫世隸勳籍故也書中自稱初以應襲指揮使登進士後復讀近思錄中張子論世祿子孫不應工聲病售有司一條遂請於朝廷而復舊官蓋亦

憂然自異之士矣是書上卷分紀事纂言知人格物四類下卷分說詩論文補闕拾遺辨疑刊誤六類其說詩論文頗能中理而亦毋傷於迂濶如謂韓退之畫記先儒謂其體似顧命今觀之信然但顧命所言皆經世遠圖其所叙載亦皆一時聲容禮樂之盛而退之所紀不過游玩禽荒是可同年而語哉韓子不以其道得之矣玩而弗置不幾於喪志乎云云可謂膠固之甚且顧命何嘗有樂而曰聲容禮樂之盛殆謬爲大言不核事實矣其紀

事類中述梅殷之歸京師乃以母老之故其擠死笪橋下出於趙深譚曦之竊害非成祖之意是以其家受恩未艾云云與史迥異亦曲筆也

蛃笑偶言一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鄭瑗撰瑗有井觀瑣言已著錄其書多論古之語間及考証止二十六條蓋隨筆記錄未經卒業之本如謂蘇軾以程頤爲姦猶盜跖以孔子爲僞軾何至如盜跖程子亦何得比孔子殊爲擬不於倫遠不及井觀瑣言也

荷亭辨論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盧格撰格字正夫東陽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嘗築荷亭讀書其中因以名書大抵持論詭異攻擊朱子之說往往過當至作夢遊淸都紀極爲揚雄辨寃謂親見朱子與雄辨難朱子詞窮屈服稱雄爲得洙泗眞源云云尤爲誣誕前有劉宗周序謂學惟大疑而後能大信後儒不及前人亦其果於自信之意多而存疑者寡若先生可爲眞求自信者葢亦微詞也

凝齋筆語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王鴻儒撰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諡文莊事迹具明史本傳此書論易十三條論詩二條論書一條論左傳一條論周禮三條論四書二條論史三條論子書三條引朱子答王子合書一條其自立論者惟男女有別一條耳大抵皆掇拾舊說其解詩下武以爲天在上而武王在下是未考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皇帝以上聖之資膺下武之運句也

餘冬序錄六十五卷（內府藏本）

明何孟春撰孟春有文簡疏議已著錄是書體例近王充論衡凡內篇二十五卷前五卷多論君道後二十卷多論古今人品外篇三十五卷又閏五卷則皆雜論也大旨主於品藻得失不主於考證同異好爲高論而不免流入迂僻又炫博貪多有得輒錄往往傷於蹐駁外篇或剽陳言或記瑣事亦病蕪雜使其精自簡汰僅存數卷頗足爲一家之言而愛不能割遂僅與陳繹金壘子諸書較其

優劣殊爲不諳用長至分卷之目原本標以爾雅月名月陽尤爲詭異

聽雨紀談一卷通行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賞錄已著錄穆登宏治己未進士而此書自題成化丁酉九月所作距其登第時二十有一年又考穆教授濠上幾二十年始補博士弟子三年而成進士則其時並未爲諸生矣其書皆參考經史異同陶珽嘗刊入續說郛多所刪節此爲李蘅瑑採中所載猶全本也

山堂瑣語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陳霆撰霆有唐餘紀傳已著錄是書乃其自山西提學僉事歸田後所作襍引經傳以己意論斷詞意儇薄已開陳繼儒等之派如謂盜發魏王之冢而竹書出盜發楚王之冢而考工記出二盜於發冢則有罪於詔世則有功夫盜發古冢志在寶器耳非爲求書發也可錄以爲功哉

正思齋雜記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劉教撰教字因吾吉水人書中稱孝宗爲今上

則宏治中人也其書雜論古今軼事頗崇道學其

開卷引陳亮之說以歲建干支推宋元明國家盛

衰至二千餘言大抵用丙丁龜鑑之剩論殊附會

無理其取伊洛淵源續錄之說詆許衡劉因不當

仕元尤明人偏駁之見

遯言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孫宜撰宜字仲可華容人是書原目十七類分

十七卷此本止於十卷蓋非完帙論多膚淺如以

雷霆爲蛟龍之類以朱子綱目立綱分注爲贅以

王佖王叔文爲受誣尤涉偏僻

河汾燕閒錄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陸深撰深有南廵日錄已著錄是書隨筆劄記雜論史事得失經典異同亦頗及當代故實其曰河汾燕閒錄者蓋深爲山西提學僉事時所著也

停驂錄一卷續錄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陸深撰是編乃其罷山西提學僉事南歸時所作前錄成於嘉靖九年續錄成於十一年雜錄詩話文評朝章國典於經義亦間有考證續錄中所

載孟子爲長者折枝當作肢體之肢亦足以備一說又謂論語詩書執禮執疑是蓺之悞則太勦見矣

傳疑錄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陸深撰上卷雜論經說異同兼及史事於前代宗室恩數等殺之制敘述尤詳當爲明代宗祿之獘而設下卷則專論調律之法始於累黍候氣終於十二辰皆備戴之語隨手雜錄而成者

春雨堂雜抄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陸深撰所錄多古今政治得失之故抄撮舊文自爲評隲其謂漢光武篤信圖讖與求仙貫轍相去不遠似亦因世宗好道而託諷也

巵言餘錄十三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林炫撰炫字貞孚閩縣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通政司參議是編乃其隨筆劄記多談典籍藝文亦頗及雜事而評史者較多其中往往但引舊文不加斷語疑其裒輯諸書欲有所論著而未成故前後無序跋亦併無目錄也

諵謏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陳沂撰沂有維楨錄已著錄是書取里巷相傳譌謬之事及通俗俚語各爲疏正其出處故以諵謏爲名僅十九條皆不足以資考據

真珠船八卷 通行本

明胡侍撰侍字奉之號濛溪咸寧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鴻臚寺少卿坐議大禮謫潞州府同知事迹附見明史薛蕙傳是書雜採經史故事及小說家言其曰真珠船者陸佃詩註引元稹之言謂讀

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也案佃詩話今不傳此據胡爌拾遺錄所引然徵引雖考證甚疏如以北曲爲朝廟之音信王子年拾遺記謂七言昉於𥝩封皇娥等歌又喜談怪異果報之說皆不免於紕繆

甄談六卷通行本

明胡侍撰皆辨證古籍兼及時事而徵採龐雜多及怪異不根之語未免失實又謂宋人專以散文爲古斥爲矇瞽之論尤失之偏僻矣

東谷贅言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敖英撰英有慎言集訓已著錄是書雜論立身處世之道多舉古事爲證下卷亦雜論詩文所載明初都督府軍數太僕寺馬數有禁不令人知并額派歲派坐派之始末尚賓館之聘士皆足補史志所未備亦識小之類也

緑雪亭雜言一卷　浙江巡撫采進本

明敖英撰其自序曰蜀臺淸戎之西有亭曰緑雪環亭有竹百餘竿日與此君相對翛然有吏隱之適因追憶見聞竊有評論隨筆雜記其書前半卷

皆議論大抵老生常談至謂宋進士尹引穀潭州死節爲賢者之過則偏駁過當又如富字爲文下從田言富自田起也上从一口言有田人貴食之者寡也其說字穿鑿又在王安石上矣後半多記雜事往往兼及靈怪近小說家言卷末頗評文章得失至謂昭明文選既已載詩即不當題曰文選然則諸史文苑傳外亦當别出詩苑傳乎

七修類稿五十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郎瑛撰瑛字仁寶仁和人是編乃其筆記凡分

天地國事義𦍒辨証詩文事物奇詭七門所載如
杭州宋官署考則咸淳臨安志及西湖各志所未
詳又紀明初進茶有探春先次春紫筍諸名及漕
河開鑿工程皆明會典及明史諸志所未及亦間
有足資考証者然採掇龐雜又往往不詳檢出處
故踳謬者不一而足如以宋李建中爲南唐人謂
謝無逸以蝴蝶詩得名後李商隱襲其語則以唐
人而蹈襲宋人引武林女子金麗卿詩楊邊柳外
識林蘇句譏其不能守禮出則擁蔽其面皆極爲

王士禎所詆斥見於香祖筆記中此外如紀楊維楨爲明太祖所召托疾固辭作詩縊死則全無事實桓温妻吾見猶憐之語不知爲李勢妹而但云温娶妾甚都則失之耳目之前至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一詩以爲不知姓名必宋人所作則并白居易集而亦忘之蓋明人著書鹵莽往往如此此書中極詆說郛輟耕錄然此編實出此二書下所謂人苦不自知也

東巢雜著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陸釴序稱爲同邑釴鄞縣人則亦鄞人也序中但稱其號曰東巢子下卷兩鄉水利事宜一條但自稱其名曰復其姓則未之詳考甬上耆舊詩小傳稱倪復字汝新列其所著書凡十四種東巢雜著居其一當即倪復作矣所撰詩傳纂義已著錄是書皆考辨之文於禮制樂律易象皆有論斷亦雜及經義史事而終以其鄉之水利及武宗實錄其書成於嘉靖初年故仲嬰齊後歸父辨力主爲之後者爲之子蓋亦剛正之士

不附張桂之說者云

郊外農談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張鈇撰鈇字子威慈谿人嘉靖丙戌進士此書有文章不在高古作詩亦要平易二條葢爲當時王李之學而發其他議論多以朱子爲宗亦無姚江末派之獘然持論往往迂緩如引詩田畯之文謂明代不設勸農之官殊爲闕典夫耕耘收穫民間自有常期宋世勸農使等亦止守令兼銜徒爲具文如一邑專設一官課其勤惰非惟冗員糜祿

且恐轉滋之擾勸農適以妨農明初定制因其無益而廢之不可反譏為漏畧也

賓齋雜著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陸垹撰垹字秀卿嘉善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此編乃其筆記載曹溶學海類編中僅十四條蓋摘錄不完之本也

道旃瑣語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蘇祐撰祐字允吉一字舜澤濮州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是書雜記碎事而引據多疎

如以唐昭宗紇干山頭之句謂左克明不及見而不知克明所纂古樂府止於六朝以插箭嶺𡼧甲石指爲楊六郎之真跡而不知爲委巷所託以衡山碑爲真禹書而不知後人所僞以正五九月不上官爲元制而不知北齊至唐均有此說以賀王參元失火書爲韓愈而不知其爲柳宗元如斯之類不一而足其餘亦多鄙猥之談不足采錄

讀書一得四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黃訓撰訓有名臣經濟錄已著錄此篇蓋毎讀

一書即摘取其中一兩事論其是非積久編而成帙共一百九十三條亦有一書數見者雖各題曰讀某書實非如序錄題跋類也其書議論多而考證少近乎王世貞之讀書後而又不逮焉三卷之末附載嘉靖甲申大同兵變一事與全書不類亦未免爲例不純也

長水日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陸樹聲撰樹聲有平泉題跋已著錄此書前有自序稱自請謝歸年衰病積追憶見聞偶與心會

輙一操翰汗漫成帙葢其歸田後隨筆劄記之本也前數條多論易義間及於春秋四書後則皆尚論古人之言行其說經間涉穿鑿如解周禮參之以九藏之動句爲以三指按寸關尺三脈不免失之好奇也

濯纓亭筆記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戴冠撰冠有禮記集說辨疑已著錄是書雜記見聞終以辨物字義皆抄撮前人成說第十卷謂玉篇匚匸二字形像字義俱同不應分作二部不

知說文匸作丅謂衺徯有所俠藏也匚作匚謂受物之器迥不相涉冠乃混而爲一誤矣舊名隨筆類記都穆爲易今名濯纓冠所自號也前有嘉靖丁未陸粲序後有華察跋舊本以禮記集說辨疑一卷附此書之末殊爲不類今析出別入經部焉

太岳雜著一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張居正撰居正有書經直解已著錄是編多論古之語而於明代掌故尤詳亦兼及醫方雜事其中如廣寒殿梁上折得至元通寶錢知爲元造而

非遼造朱彝尊日下舊聞引爲考証亦間有可採中有其子懋修跋稱殿閣學士之設在洪武草𠂻相後不始於永樂天下知府有上中下三秩從三品正四品從四品之不同爲鄭曉王世貞諸書所未知然洪武中設殿閣學士皇甫錄明記畧已載之錄書成於嘉靖王寅在居正前懋修蓋未詳考其論趙蕤韓楊一條最爲平允而卒之以儌狠𢹂禍乃與所言相反其論古人惟心服張詠而頗斥南宋諸儒之迂然至詆周公爲多事則妄矣其論

周初禮樂尚質一條隆慶辛未主會試以先進於
禮樂命題即用其意作程文未免偏論至於謂大
臣子弟當以科第進身不必避與寒士爭進之嫌
則全爲其子殿試第一而發益出私心矣此書本
載太岳集中此本乃崇禎癸未德州盧世㴶錄出
別行今亦併存其目焉

次麓子集十二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李錦撰錦號次麓榆社人嘉靖壬子舉人官宛
平縣知縣是書雖以集名實說部之類凡列三十

二門据卷首銘自序云約舉經傳子史百家以及稗官小說遇有可許嗤者無論工拙輙附數語以資襯記云云其書皆先列古書一條而其下綴以已說多掉弄筆墨無所闡發

黃谷瑣談四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李蓘撰蓘字于田內鄉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提學副使其書雜綴瑣聞間有考證而立論多與朱子為難偏駁不少如首條引宋儒心如穀種之說以為祖華嚴經又以仲弓持敬顏子克復為頓

漸二義又以朱註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語爲自

中峰和尚山堂夜話中來皆所謂援儒入墨者也

鏡天外乘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郡金傳已著錄是編述明代

故事而參以論斷其體例頗近龍川畧志但畧志

記所閱歷此則泛言一代事耳其論建文當復年

號修實錄景帝當稱宗興獻帝不當祔廟仁宗宣

宗不宜以興獻之故而早祧又辨宣德非建文子

元順帝非合尊子一出於建文故臣之口一出於

宋遺民之口均未可信持論皆正其記佩袋官銜器之類亦足備掌故至於論建文勑勿加矢刃於燕王爲必無其事未免臆斷於李東陽曲相寬假殊不協公評而詆斥元代尤爲乖謬偏駁非定論矣

遠王文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世懋撰是編乃其訓導子弟之作纓陳親狎之害詞雖淺近而切中物情後有王三錫錢順德二跋及世懋自跋厥後王士驌等卒以不慎交遊

幾遭大禍幸以右之者衆僅而得解則世懋可謂
先見矣

四友齋叢說三十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何良俊撰良俊字元朗華亭人嘉靖中官翰林
院孔目明史文苑傳附見文徵明傳中是書分十
六類一經二史三雜紀四子五釋道六文七詩八
書九畫十求志十一崇訓十二尊生十三娛老十
四正俗十五考文十六詞曲又附以續史一類雜
引舊聞而論斷之於時事亦多紀錄然往往摭拾

傳聞不能核實朱國楨湧幢小品嘗辨王守仁實以宸濠付張永而此書云責中官領狀章懋卒於嘉靖元年守仁征廣東在嘉靖六年其歸而卒於南安舟中在嘉靖七年而此書乃云守仁廣東用兵回經蘭溪見懋懋有所請託又懋卒時其姪拯方爲布政使拯爲工部尚書忤旨歸里時懋已卒十餘年此書乃稱拯致仕時有俸餘四五百金爲懋所責所記全爲失實又文徵明官翰林待詔日爲姚淶楊維聰所侮一事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

力辨之引淶所作送徵明序以證其誣則其可以
徵信者良亦寡矣

覽古評語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師撰師字思貞錢塘人而自署曰錢唐云考之漢書不當從土旁也嘉靖壬戌會試副榜授華亭縣教諭官至永昌府知府是書師所自撰者不及十分之一餘皆雜抄宋元明人說部隱沒其名而年代及稱謂之間往往刪除不盡如所載文彥博一條稱福壽康寧近世未有其比是北宋人語

也辨楓橋一條稱近時孫仲益尚書尤延之侍郎是南宋人語也江南婦一條稱天兵下江南虞集詩一條稱國朝之詩推虞楊趙范揭是元人語也又如王安石放魚一條乃全抄羅大經鶴林玉露其中錯認蒼姬六典書一詩實大經作故曰余嘗有詩云云乃改余字為人字遂攘為已有尤拙於剽竊其第五卷全為師官助教時講章及官知府時公牘併題為覽古評語亦乖體例

禪寄筆談十卷續談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師撰是書乃其自永昌龍歸術居僧舍時作
故以禪寄爲名書中有稱支離生者有稱遯叟者
又有稱叟四百六十餘甲子者案左傳絳縣人四
百四十五甲子爲七十三年則師之年合閏計之
應亦近八十書成於萬歷二十三年蓋生於正德
中也其書筆談分三十二類而附以雜著數篇續
談分二十則而附以歲餘隨筆一卷紀錄頗爲厖
雜如符兆類載明太祖微時軼事數條及成祖髮
散被面現元帝像劉森以布襲盛英宗之類多里

巷無稽之談又如謂春秋非盡宣尼之筆謂司馬光作通鑑私廠盤結繆戾乖刺朱子作綱目以正之猶不敢盡發其私意謂司馬遷以項羽爲本紀見漢世人才風俗之正其持論皆近於李贄蓋與贄友善習氣沾染而不覺也至謂宋徽宗屍骨鍊油則輕信北狩日記謂元順帝爲瀛國公子則輕信符臺外集皆失考證他如謂唐書有帚戀物列傳謂蘇軾膺使遼之選謂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見仙方覓睡方爲陳摶之詩謂謝石拆字爲李石疎

舉又不必言矣惟論次韻倡和始於盧綸李端

端野寺病居盧綸見訪詩爲證則前人所未言也

青林雜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薰撰薰字簡之天台人嘉靖中爲黃巖縣學

生是書益其隨筆記錄之文後人抄而傳之者如

第五頁中一條上書一胥字下註實物於器之名

六字別無他語可以知其非著書也中多講學之

語亦多憤激之談如謂越有貴人操予奪之權寵

辱進退惟其所專制有三人謁之一冀之行舉爲

邑一爲供僕隷之役舉爲郡一爲奉溺器遂舉爲郡邑長小賤則小貴大賤則大貴云云雖寓言以鳴不平亦失之太甚矣

猒次瑣談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劉世偉撰世偉字宗周陽信人嘉靖中官寧州州同其書雜取古人說部而評論之所見頗淺又載宋江誘柴進爲盜事尤俚俗附會之說末附談後二十八條其曰猒次者以陽信乃漢猒次縣地也

對問編八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江應曉撰應曉字覺卿徽州人嘉靖末官涪州州判是書刺取史籍所載天文地理人物雜事分條立說議論多偏駁不純前有自序一篇文頗聱牙蓋亦沿歷下瑯琊之習者也

孤竹賓談四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陳德文撰德文號石陽山人吉州人嘉靖中以順天府尹行部永平館於夷齊廟公事餘閒隨筆紀載以永平爲古孤竹國故以孤竹賓談名書其

中論斷率多僻謬如謂唐之房杜不過一文人劉
士勝文公恨不與孔子生同時扶蘇蒙恬得矯詔
當舉兵稱王之類皆謬悠之談不足辨也